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九百十八　經部

周禮訂義卷二十二

宋　王與之　撰

師氏中大夫一人上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薛平仲曰天祐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君師之職人主所以承天之寄以善天下之民有一未善先王以為由己致之師保之官特設於教典之中尊之中大夫下大夫之爵責之長善救失之任使人主無動不善

所以善天下之本

楊謹仲曰書太師太傅太保曰三公蓋周公之所位者也冢宰卿之職也以其為百官之長是以周公或謂冢宰以公任卿之職令師氏保氏乃中大夫下大夫之職司徒之屬官雖職兼詔王嫰諫王惡賓以教國子為事其徒至百二十人則職至煩冗矣安得以為周召之師保哉○鄭鍔曰三代之教世子入則有保出則有師則師氏保氏教世子之官其職掌以嫰

詔王繼言教國子之事蓋其進則詔王以𡠟退則掌國子之教故以師名官言其足以為人之範模也○程氏曰古者自天子達於庶人必須師氏以成其德業故舜禹文武之聖亦皆有所從學後世師傅之職不修友臣之義未著所以尊德樂道之風未成於天下

陳君舉曰師氏以教詔傳道為名其所處宜尊嚴而其職宜貴求之於書則與虎賁綴衣同稱詩人亦以

趣馬膳夫並列於雅夫虎賁綴衣趣馬膳夫皆賤有司也皆人之所狎而玩者也皆不可與啓迪賛襄者也今以教詔傳道之官錯舉而混置之無乃輕乎是不然人主之自治非其廣廷聽決之為難而其深居宴坐之足患非其公卿大夫夾輔之為難而其侍御僕從順適其意之易惰也人主之心惟平時為易縱人臣之言惟卑者為易入

陳及之曰師氏以道教國子以媺詔王而其徒百二

十人葢居虎門之左司王朝帥四夷之隷以守王門

其徒不得不多也

掌以㣲詔王

鄭鍔曰不曰美而曰㣲葢告王爲善不待已著然後

言於其尚㣲以告焉使王即㣲而爲之

愚按㣲與美同凡人主一言一行之善師氏指其

所以善者而詔告之進之於廣大高明之域如所

謂將順其美者也

呂氏曰程伊川謂後世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蓋後世諫諍之官所以正君之惡者未嘗不設若從容和緩以養君之德者則闕焉師氏以媺詔王專以從容和緩養君之德不幸君有過則有保氏之官在焉故二官皆言王舉則從聽治亦如之一則優游容與以養君之善德不使有一毫之拂一則秉義守正以正君之邪心不使有一事之違使人君既有所養又有所畏所以二者不可偏廢

以三德教國子

呂氏曰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教國子此又以從容和緩以孅詔王之師氏教國子古人教國子之意如此○鄭康成曰國子公卿大夫之子弟師氏教之而世子亦齒焉學君臣父子長幼之道○王氏詳說曰周禮所謂國子有并言太子者有不及王太子者望經爲解學者不可不辨以王制考之皇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此以王太子總言之也文王世子曰凡學世子及學士必以時此以王太子異言之也夫師氏保氏大司樂樂師之所謂國子者并言王太子也大胥小胥所謂學士者不及王太子也且大胥

言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王太子不預可知矣小胥言巡舞列而撻其怠慢者以生太子之貴非小胥所得而責之也又可知矣庶子言帥國子而致於太子則是以國子與太子異也又可知矣○王昭禹曰上則詔王下則教國之子弟皆出於師氏君臣上下所以同德而無異道

陳彦羣曰古者國子之教極嚴葢其以父兄之任為官與未命之士不同茍教之無素而一日用於朝廷宗廟之閒與庸人何異漢人不知教國子而朝廷宗廟之閒又率皆以父兄保任為郎其後遂欲除任子

之令不知任子之不得人由教養之未至耳先王賞
延於世未嘗以官授不才之子弟今之國子監正為
教國子設故太學補選先於國子其為法則優而教
養異於古矣

一曰至德以為道本

鄭康成曰德行内外之稱在心為德施之為行○黄
氏曰孟子曰規矩方圓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微
類纖疵非其至也德至而後可以盡道故曰苟不至

德至道不凝焉○呂氏曰至德者精粹不可名之謂道者溥博淵泉無聲無臭惟至德以為道本故有所據依○朱氏曰至德云者誠意正心端本清源之事道則天人性命之理事物當然之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術

二曰敏德以為行本

呂氏曰既有至德以為道本又須見之於所行方可敏者不息之謂○朱氏曰敏德云者强志力行畜德廣業之事行則理之所當為日可見之跡也○王昭

禹曰丕則敏德益德不敏則爲於暫而廢於久始於
勤而終於怠亦無由而至矣

三曰孝德以知逆惡

鄭康成曰孝德尊祖愛親守其所以生者也孔子曰
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孝在三德之下三行之上德
有廣於孝而行莫尊焉

朱氏曰孝德云者强志力行不忘其所由生之事知
逆惡則以得於己者篤實深固有以真知彼之逆惡

而自不忍爲也○吕氏曰前言道本行本此言知逆惡自非實有孝德於己則犯上陵節之事必有習而不察者惟實有行德能免此○黄氏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然至於爲惡逆迭相出入者不知其性者也不知其性固不能有諸已矣是故逆惡乘間而作亦莫能知之夫謂之孝德固無逆惡者臨深履薄之戒雖聖賢終其身不敢已也故曰一出言不敢忘父母一舉足不敢忘父母所謂知逆惡者不待彰著而後知愛親本有之性少有差殊則知之矣此盡心知性之學德未有不本於事親故三德卒歸於孝德三行自事親推之於尊賢事師無本不立

總論

朱氏曰此三德者雖各以才品之高下資質之所宜而教之然亦未有專務其一可以爲成人者是以别而言之以見其相須為用而不可偏廢葢不知至德則敏德者散漫無所統固不免乎篤學力行有不知道之識然不務敏德而一於至德又無廣業而有空虚之獘不知敏德則孝德僅為匹夫之行而不足以通乎神明然不務孝德而一於敏則又無以立本而有悖德之累此先王之教所以本末相資精粗兩盡

而不倚於一偏也

教三行

朱氏曰德也者得於心而無所勉者也行則行之法而已不本之以德則無所自得而行不能以自修不實之以行則無所持循而德不能以自進是以既教之以三德必以三行繼之雖其至末至粗而無所不盡而德之修也不自覺矣然是三者似皆孝德之行而已至於至德敏德則無與焉蓋三者之行本無常

師必協於一然後有以獨見而自得之非教者所得而與言唯孝德則其事可指故又推其類而兼為友順之目以教之以為學者雖誠未得於心而事亦可得而勉使其行之不已而得於心則進於德而無待加勉況其又能即是而充之以周於事而泝其原孰謂至德敏德之不可至哉或曰三德之教大學之學也三行之教小學之學也鄉三物之為教也亦明而詳矣

一曰孝行以親父母

呂氏曰前言孝德此又言孝行實有諸已謂之德見之行事謂之行既實有孝德於已矣須見於行事之間而後吾之孝德愈進親意愈洽矣

二曰友行以尊賢良

呂氏曰必盡子弟之職以供洒掃應對之事而後先生長者方肯開發我○王昭禹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則友者相尊也相助也吾以友行尊賢良則賢良亦將以友行而助我

三曰順行以事師長

呂氏曰所謂賢良者國中之先生長者也所謂師長者朝夕與吾處者也朝夕與吾處者其歲月為甚久其條目為甚煩才有一毫不順便失事師長之道須是十分遜悌方可○王昭禹曰師以德行教人者也長以齒位臨我者也荀子曰師然而然則是知若師也此以順行事師之謂記曰悌長而無遺此以順事長之謂

總論

黃氏曰六德三德同此德也六德舉其成德之可名者也三德原始要終使之所由入也六行三行同此行也孝悌而已矣司徒以此教萬民而賓興之師保以此教國子而推擇之國之賢能皆出於此師氏教國子而掌以媺詔王者君正莫不正也師氏將順保氏正救皆引之以當道也國子成德而後萬民有所觀法故曰行歸於周萬民所望此其所以列于教官

司諫掌糾萬民之德而勸之朋友正其行而强之道

藝司救掌萬民之衺惡過失而誅讓之以禮防禁而

救之皆列于其下

居虎門之左司王朝

李景齊曰虎門路寢也畫虎以示威武之象至於中

門為雉門亦畫雉以象文明外文明而内威武高明

柔克沉潛剛克之意文明著於外威武潛乎内則王

之威亦德威而已○朱氏曰正義謂路寢庭朝及庫門外之朝非常朝此是常朝故知

在路門外益路寢朝在路門之裏議政事則在此外朝在庫門之外國有大事詢衆庶則在此非常朝也每日常朝王立于寢門外與羣臣相揖而已王又先揖羣臣就位王使入揖亦有高下不同如天揖同姓是也胡明仲常云近世朝禮每日拜跪乃是秦法周制元不如此

○鄭鍔曰居門左者左尊而右卑師道尊故也言居門左則保氏居門右可知矣

鄭康成曰司察也察王之視朝若有善道可行者則當前以詔王○黄氏曰司王朝姦慝淫邪皆得察之

掌國中失之事以教國子弟

鄭康成曰中中禮者失失禮者○杜氏曰記君得失若春秋是也教之者使識舊事○鄭鍔曰國朝典故人有所不知者必以是而教之焉○陳君舉曰教以三德三行以立其根本又須教以國政使之通達治體故國政之中者教之以為法不中者教之以為戒使之洞曉國家之本末源流則他日皆良公卿也

凡國之貴游子弟學焉

黄氏曰國子又曰國子弟弟繫之於其兄也貴游子

弟其父兄之爵尊者也游鄭謂無官司者也司士曰以能任事此葢不任之以事者與諸子游倅之游同義游倅非適不必貴貴游子弟無適庶必貴者葢常與王居者故國中失之事皆使學焉

李景齊曰周自有教國子之官師氏掌以媺詔王令攷其職教國子者尤詳焉乃所以廣於詔王之道非有二事也何者國子所賴以宿衞王宫最於王爲近且密師氏居虎門之左司王朝而以媺詔王則王之

所聞者善言所知者正道固可以格其非心然退而寒之者衆則此心易揺故必詳於教國子使之皆善則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無非薛居州王誰與為不善古之人臣所以納君於善而古之人君所以自置其身於無過者莫急於此保氏之職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者葢亦是意後世之君非無所謂諫諍輔拂之臣而深居退處所對不過宦官女子則君心之易蠱宜矣

陳君舉曰古者取士先國子次俊造夫國子非但王人之謂也記曰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皆造焉則諸侯子在其中矣今見於經師氏居虎門教國子則宿衛王宫之士庶子宫伯所領者也大司樂成均教國子是謂胄子則常在學者也其餘不常在學特名在學士之版則歲春秋之一合諸學其籍在諸子其教則大胥小胥由此觀之列國之子與在周行者同衛王宫同入成均同隷學士之版於斯取才

焉而用之曾何内外之辨傳言魯公之子伯禽衛康
叔之子牟齊太公之子伋俱事成王而宣王欲得國
子之能訓導諸侯者樊穆仲以魯侯對畧可覩矣猶
以為未廣也則鄉黨有賓賢邦國有貢士是謂俊造
益以三百六十官迭來四方之彥而博極一時之選
是故天下無遺才而王室亦無世官之弊故曰凡周
之士不顯亦世周衰世卿為政姻婭膴仕而諸侯子
不在教育選舉之科小雅刺之曰東人之子職勞不

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言仕京師者輙得志下國之士壅於上聞甚則衛之賢者仕於伶官簡兮之卒章曰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風人以是為宜承事王者而困窮至此先王之澤熄矣漢設左官之律凡仕於諸侯者皆左遷也且不得宿衛大樂律曰除吏二千石到六百石闗内侯到五大夫以為舞人而諸侯子弟不與焉國子之分内外於是始何示人不廣乎

凡祭祀賔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才用反聽治亦如

之

鄭康成曰舉猶行也○賈氏曰此數事王行之時師氏則從以王所在皆須詔以美道故也○鄭康成曰聽治謂王舉於野外以聽朝○賈氏曰上數事皆有朝以聽治之故從王亦如上虎門之左同故曰亦如之

王氏曰師氏保氏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聽治亦如之則是詔燉諫惡之官無適而非從

夫然後王無一媺之弗為無一惡之弗去○鄭景望曰王之出入起居無不與知隨事而將順正救之則達善於萌止惡於微過冝寡而德易成

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且蹕音畢

賈氏曰屬即序官上士府史胥徒之等使此人帥四夷之隸若秋官蠻隸等○王氏詳說曰司隸云掌帥四翟之隸使之皆服其邦之服執其邦之兵守王宫與野舍之厲禁是司隸帥之矣師氏之屬又從而帥

之○鄭康成曰兵服旍布弓戟不同○賈氏曰東方南方共服布共兵戟西方北方共服旍共兵弓矢○鄭氏曰門外中門之外蹕止行人不得迫王宮○陳君舉曰天子中門之外下有兵衛上有卿大夫子弟之衛今也不設於此而使四夷之隷為衛若以服遠人為美觀則先王慮患疑不如此非我族黨其心必異脫有他禍萌於輦轂之下又豈止美觀而已○王氏曰王唯無惡而有媺則四夷服而為役可責以守禦也○孫氏曰師氏以媺詔王將欲起其修省之職而警其怠荒之漸故因之統帥焉五隷之人衆矣曰其在王宮者曰

其守王宫者則亦擇而使之非雜然並進也○易氏曰四翟之民即南方之蠻東南之閩東方之夷東北之貉其服屬為有素非西戎北狄比葢周自文王之世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惟東南之地王化先及以基王業至周公攝政制禮作樂推原乎王化之所始南方曰象則有象胥之職以待蕃國之使東夷之樂曰韎則有韎師之職以為宗廟之樂及此四翟之隷司亦帥之以備王室之守也

朝在野外則守内列

鄭鍔曰非特在國可使之守若朝在野外雖使之守藩盾之内列亦可大抵詔王以嫰使吾王之德足以服人則雖無城郭溝池亦足以為固

保氏下大夫一人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鄭康成曰保安也以道安人者文王世子曰保也者謹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史氏曰王者之行美惡而已既有師氏以詔𡚁又有保氏以諫惡此所以善日加益而不自知孔子語事君之道必曰將順其美正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此保氏不可不立如此

掌諫王惡

王氏曰師氏未有𡮢而詔之故曰掌以𡮢詔王保氏有惡而後諫故曰掌諫王惡○鄭鍔曰或謂聖賢之君不免有過自非桀紂孰肯為惡今設官以諫王惡何耶余以為王者正身以正天下故有詔𡮢之官導之於善又不可無敢諫之臣以諫止其非𡮢則詔之於𡮢若夫惡則必須力陳其非而去之人君未必肯為惡特保氏之官以諫惡為職職在諫惡故能保王之身輔翼之而歸諸道

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

史氏曰師氏之徳行既根諸内而保氏所養養此而已夫有諸内必形諸外則藝也儀也又孰患其不習哉○鄭鍔曰説者謂教以徳行則不言養教以藝儀先言養之以道何也余以為藝則一能之可稱儀則容止之可觀養之以道然後教之中有所主表裏相符華實相副矣養則涵養其心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趣之

王氏曰道與之才先王達之以為藝道與之貌先王制之以為儀

一曰五禮二曰六樂

鄭康成曰五禮吉凶軍賓嘉六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

三曰五射

鄭司農曰五射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賈氏曰先鄭云五射已下無正文或别有所見白矢者矢在

侯而貫侯過見其鏃白參連者前放一矢後三矢連續而去剡注者謂羽頭高鏃低而去剡剡然襄尺者臣與君射不與君並立襄君一尺而退井儀者四矢貫侯如井之容儀

四曰五馭

鄭司農曰五馭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賈氏曰五馭者御車有五種鳴和鸞者和在式鸞在衡韓詩云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先鄭依此而言水曲者謂御車隨逐水勢之屈曲而不墜水也過君表者若毛詩傳云褐纒旃以為

門表纓質以為槸間容握駈而入轚則不得入㲉梁
亦云艾蘭以為防置旃以為轅門以葛覆質以為槷
流旁握御轚者不得入是其過君表即褐纓旃也舞
交衢者衢道也謂御車在交道車旋應於舞節逐禽
左者謂御駈逆之車逆駈禽獸使左當人君射之人
君自左射故毛傳云自左膘而射之達于右腢為上
殺禮記云佐車止
則百姓田獵是也

五曰六書

鄭司農曰六書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賈氏曰
六書象形之等皆依許氏說文象形者日月之類是
也象日月形體而為之會意者武信之類是也人言
為信止戈為武會合人意故曰會意轉注者考老之
類是也建類一首文意相受左右相注故名轉注處

事者上下之類是也人在一上為上人在一下為下各有其處事得其宜故曰處事假借者令長之類是也一字兩用故名曰假借諧聲者即形聲一也江河之類是也皆以水為形以可工為聲但書有六體形聲實多江河之類左形右聲鳩鴿之類右形左聲草藻之類上形下聲婆娑之類上聲下形圃國之類外形內聲闕闠衡銜之類外聲內形

六曰九數

鄭司農曰九數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不足旁要今有重差夕桀勾股○賈氏曰皆依九章筭術而言云今有重差夕桀勾股者此漢法增之

王昭禹曰養國子以道然後此之所教彼之所學相得以意發於心應於手見於面盎於背不待言而後喻其能禮樂也非特鍾鼓玉帛而已禮與天地同節樂與天地同和彼之所及也其能射御也非特主皮執轡而已至於射以觀德行而武可習御不詭其遇而馳必正彼之所及也其能書數也非特記今昔計乘筭而已至於書足以文道德性命之情數足以致高天星辰之遠彼之所及也六藝之所致理不在乎

粗而在乎精則何適而非道乎

乃教之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賔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

鄭鍔曰儀者德性之表見於動容周旋之際者也祭祀有祼獻薦徹之儀其容欲穆穆皇皇○鄭康成曰祭祀之容齊齊皇皇賔客有拜迎揖遜之儀其容欲嚴恪矜莊○鄭康成曰賔客之容穆穆皇皇朝廷則踧踖如也踧躬如也其容欲其濟濟蹌蹌○鄭康成曰朝廷之容濟濟翔翔喪紀則有臨喪之容○鄭

康成曰喪紀之容纍纍顛顛　軍旅則有介冑不拜之容○鄭康成曰軍旅之容暨暨詻詻　車馬則有不内顧不親指之容○鄭康成曰車馬之容匪翼翼○賈氏曰祭祀之容至齊齊翔翔皆少儀文喪紀之容至暨暨詻詻玉藻文車馬之容匪匪翼翼亦少儀文　國子異時從事於宗廟朝廷之上詎可不素教之哉單子視不登帶言不過步貎不道容叔向以為無守氣晉侯視遠足高目不在體足不步目單子以為不能久古之人視威儀省禍福則教國子以容儀誠不可緩然皆以道通之然後教之則藝儀皆道之

所寓歟

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聽治亦如之使其屬守王闈

鄭鍔曰闈者宫中巷門○王氏曰旁出之小門深宫雖非人所可知然自古史氏所書幽隱之事未有不彰聞於外者諫惡之官尤當自宫闈始○史氏曰使其屬守王闈所以幾其出入從而諫也○王氏曰師氏保氏皆使其屬守則亦有保之名焉守事非其身之所任矣

黄氏曰保氏守王闈則益廹近矣師氏有四夷之隷故在門外然保氏掌諫王惡則其察之當益詳

司諫中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鄭康成曰諫猶正也以道正人行○鄭鍔曰官以諫為名乃諫王之職周家保氏諫王惡乃為萬民立司諫何耶余以為王者處心不在一身而在天下已之德已成而無過亦欲天下之民有德行而無過惡為民設司救猶已有詔嫐之師為民設司諫猶已有諫

惡之保

愚按司諫之職即今之提學官而設於教官之屬以德行道藝之教皆自鄉而行之興賢興能之事皆自鄉而推之萬一鄉里之間好惡不一而學術之或偏毀譽不公而選舉之失實則流弊孰從而禦之先王所以寄耳目於司諫而巡問觀察將以扶植正學而維持公論者實在乎此觀糾正辨攷之辭便見有檢察核實之意

掌糾萬民之德而勸之朋友正其行而强之道藝

呂氏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彛好是懿德非

三代之盛誰能理會民德

鄭康成曰朋友相切磋以善道○朱氏曰人之大倫

其别有五必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交盡其道

而無悖非有朋友以責善輔仁孰能使之然哉故朋

友之於人倫其勢若輕而所係甚重其分若踈而所

關甚親其事若小而所職甚大此古之聖人修道立

教所以必重乎此而不敢忽非强附乎四者之間也自世教不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既皆莫有盡其道者朋友之倫廢闕尤甚夫人倫有五而其理則一朋友又其所藉以維持是理而不至於悖者也由夫朋友之義廢而責善輔仁之職不舉彼四者又安能獨盡而久存哉

鄭康成曰强猶勸也學記曰强而弗抑則易

鄭鍔曰掌糾萬民之德知其所修者德則勸之使親

近朋友以自輔蓋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修德於內行見於外慮其矯偽怪奇則正其行使歸於中庸又强以道藝使不至於鄙樸

巡問而觀察之以時書其德行道藝辨其能而可任於國事者

鄭康成曰巡問行問民間也可任於國事任吏職○鄭鍔曰巡而問之觀而察之見其德行道藝可書者則以時書之其或才能過人頼脫於倫輩之中他日

可任國家之事者又别白而條具之

呂氏曰鄉官一屬特立一司諫專掌民事甚有意司諫以前若鄉大夫攷其德行察其道藝州長攷其德行道藝黨正書其德行道藝族師書其孝悌睦婣有學閭胥書其敬敏任恤到司諫却又糾萬民之德而勸之朋友正其行而强之道藝如此詳盡方始以時書德行道藝辨其能而可任於國事者彼此各有一簿書互相參攷

以攷鄉里之治以詔廢置以行赦宥

鄭康成曰巡問勸强萬民而攷鄉里吏民罪過以告王所當罪不○王氏曰知吏之實故可以詔廢置知民之實故可以行赦宥○鄭鍔曰廢置以馭吏赦宥以寛民民之不善非民之罪吏之過先王責吏不責民故吏不能教民則罪之而民之德行道藝未至乃教之未至也如已為過惡能從吾之諫而改之吏則可廢置而民則可赦宥也○鄭景望曰司諫以萬民

德行道藝之能否攷鄉里之治而詔廢置凡在鄉州

族黨閭比之吏孰敢罔民而欺上

王昭禹曰攷六鄉之治以詔廢置固鄉師之事先王

懼鄉師之職攷之或有未盡故使司諫巡問而觀察

之有以知吏之教治之實此所以亦委以攷其治而

詔廢置也然鄉師言歲終司諫不言則司諫所以攷

而詔之者不必歲終也

司救中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鄭康成曰救猶禁也以禮防禁人之過者也○王昭禹曰語曰汝弗能救歟則救者所以止其惡也○鄭鍔曰易繫辭言小人以小善無益而弗為小惡無傷而弗去是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先王設司救之官救其惡於細微使不至滅身乃所以救之也○史氏曰民之有司諫司救猶王之有師氏保氏師氏保氏所以使之歸嬍改惡後世師氏保氏不立而以司諫兼司救之職為王補闕而拾遺民有衺惡過失不知以威誅讓之以禮防禁之

而一於刑辟先王之意失矣

掌萬民之衺惡過失而誅讓之以禮防禁而救之

項氏曰邪與正反惡與善反過則非改失則非悔邪惡雖未麗於法然作於其心害於其事故不可以不救過失雖已麗於法然猶未盡刑焉故亦救之而已

○王昭禹曰衺惡在心過失在事衺惡雖故罪而未麗於法過失雖麗於法然非故未可以施刑先王皆宥之○黄氏曰衺惡未麗於罪猶今法輕情重過失麗於罪猶今法重情輕

誅責之以法

使之知悔而不爲防禁之以禮使之自克而不犯皆

所以救之於未甚○史氏曰誅與讓不同防與禁亦異心之愧恥因辱而生辱之則追悔其已往身之犯法因因而改因之則思底於自新

易氏曰如鄉飲鄉射祭社祭禜祭酺之類無非救之以禮而納之於善

凡民之有衺惡者三讓而罰三罰而士加明刑恥諸嘉石役諸司空

史氏曰讓者切責之罰者撻擊之士司寇之屬○鄭

鍔曰衺惡出於故爲雖未麗於法害已加於人讓之至於再三乃有不愧畏焉則加以撻罰宜矣撻罰之加又至於三而不改是則怙終之人歸諸士師之官去其冠飾而書其罪惡之狀著之背以明示諸人而恥之可也坐諸嘉石視其罪之輕重定其坐日之久近坐日已滿則使司空役以勞辱之事則衺惡之心自消矣○鄭康成曰嘉石朝士所掌在外朝之門左使坐焉以恥辱之既而役之司空使事官之作也坐

役之數存於司寇

鄭景望曰司諫既糾民之德矣衺惡過失又有司救一官救止於將然防禁於未然而誅讓於已然讓之三而後罰之罰之三而後刑之喻之也悉警之也至待之也久書所謂左右有民師保萬民其在是乎

其有過失者三讓而罰三罰而歸于圜土

鄭康成曰圜土獄城○孫氏曰歸圜土之刑人不虧體罰人不虧財是亦教之以禮非迫之以刑

鄭鍔曰過失雖非故為原其過悞讓之可也妄有至三皆悞耶故亦三讓而罰不悛晝則任以事夜則歸以圜土視為囚徒也無知之民宜用刑禁以馭之恥之役之俟其改過自新委曲至此葢重於用刑耳○王昭禹曰先王謂人之知慮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且以勞苦强其支體汚辱發其志氣是故教之以圜土平之以嘉石三年之任五等之役則其勞苦以强之辨之有明刑狗之以桎梏則其汚辱以教之

黄氏曰司救圜土與司寇圜土輕重不同司寇圜土

鄉官斷獄罷罪為當殺司刺訐於臣民以為過失而

宥之者也此非司救讓罰之所得行於其初發有司直執而治之卒乃寘之圜土司救圜土即鄭所謂酗營好訟抽拔兵器誤傷害人雖有罪本其爲無意者也是故讓罰行焉不改而納之圜土此其輕重之等不同司救圜土先嘉石司寇嘉石先圜土

總論

黄氏曰衺惡雖未麗於罪而誅其意故讓罰不改坐諸嘉石罪之則無其法也過失雖麗於罪而原其意

故讓罰不改內諸圜土本以待過失之當宥者是猶以本法治之凡司救調人當行之事皆稟之於司徒與其地治者聽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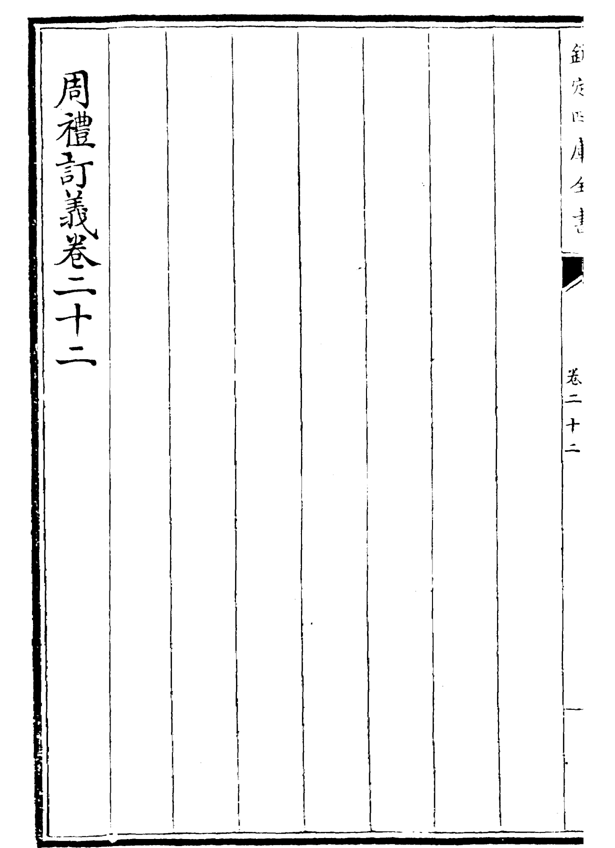
凡歲時有天患民病則以節巡國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

史氏曰天患菑眚民病札瘥也以旌節表之使民知施惠出於王命也○黄氏曰施惠懼其養之不給而或陷於罪○鄭鍔曰鄉師言以王命施惠而不持節

此乃持節者益鄉師歲時巡國及野賙民囏阨乃歲之常也此則天患民病遣行巡視一時之恩故執節以為信漢唐以來遣使持節以賑民凶荒其基於此二官持節與否雖或不同以王命施惠欲恩歸於王則一而已

楊氏曰裒惡過失非天患民病之類蓋司救以救民為職故凡歲時有天患民病而以王命施惠所以振救之○鄭景望曰薦以救民瘼為職也夫為防萬民之過惡而立官以施惠特薦之豈不以民裒惡

過失重於戕害也此亦自古
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之意



周禮訂義卷二十二

謹案卷二十一第九頁前八行城郭宮室刊本宮

訛官今改

第九頁後三行若受田止於三百萬家刊本脫百

字據前文增

第二十四頁前五行故夫耕婦蠶以共衣食刊本

共訛其今改

第二十七頁後八行甸者六鄉之井地刊本甸訛

邑今改

第二十九頁前二行而縣師乃公邑之官刊本縣

訛鄉今改

第四十頁後二行單子謂其滅先王之官刊本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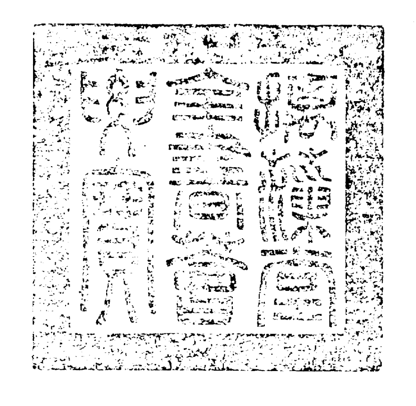
訛丁今改

卷二十二第十六頁後五行又不可無敢諫之臣

刊本又訛人今改

第十八頁後八行建類一首刊本建訛連據說文

序及賈疏改



覆校官庶吉士臣茅元銘

校對官檢討臣李學錦

謄録貢生臣李鍾淑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周禮訂義卷二十三 四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九百十九 經部

周禮訂義卷二十三　　宋　王與之　撰

調人下士二人史二人徒十人

鄭康成曰調猶和合也○史氏曰凡人之心方其有觸則怒怒則爭爭則鬬鬬在前不顧也及其怨隙已成殺傷被執退省其身已無生路追念其父母妻子不可復見未始不悔悟而恨旁人之不我救止先王灼知人情之隱設調人以諧和於始使不至於此地

忠厚之至也

掌司萬民之難乃旦反下同而諧和之

項氏曰難相與仇讎凡民之難常起於有已有物已與物偶不能無愛惡愛惡相攻則忮心生故有以一日之忿而為終身之仇讎眦睚必報雖死無恨此其為難豈勝言哉先王於是命調人諧和之

凡過而殺傷人者以民成之

鄭康成曰過無本意也成平也○鄭鍔曰過誤殺傷

在此無可讎之理在彼有必讎之義調人合鄉里之民立為證佐共明其非本意以平其怨怒之心亦省刑罰之一端○劉執中曰成之必以民者使其比閭相親愛之民勸佐而行其成則不敢變渝而復不平○鄭康成曰○春秋傳曰惠伯成之之屬鄭景望曰故殺故傷斷以正刑無所復議過非本意而報以正刑聖人所不忍周家之法五刑之疑雖大辟皆有赦有罰司刑者原刑定法則如此

鳥獸亦如之

鄭康成曰過失殺傷人之畜産者○項氏曰如魯人以介其雞而相攻亦難之所起也

凡和難父之讎辟音避諸海外兄弟之讎辟諸千里之外從才用反父兄弟之讎不同國君之讎眂音視父師長之讎眂兄弟主友之讎眂從父兄弟弗辟則與之瑞節而以執之

史氏曰凡怨讎蓄積於心不見則已見則不可已故和之之法亦在於弗使之見此謂之辟○項氏曰和

難者非能止忠臣孝子之心和之使勿讎也亦不過勸之使辟焉爾○鄭康成曰和之使辟於此不得就而仇之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謂之四海主大夫君也春秋傳曰晉荀偃卒宣子盥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鄭鍔曰一國之主有儀有衛胡為有過誤見殺耶所謂主者乃主以利得民之主左傳所載家臣謂大夫皆曰主彼為主君則其臣事之人豈無豫讓之於智伯者乎瑞節玉節之剡圭○黃氏曰瑞與節也節豈旌節歟和之而不肯辟者是不從王命也王以剡圭使調人執之治其罪也○劉氏曰若襄二十二年子展

所以黜游氏之義○項氏曰與讎者瑞節使執其讎以歸于官有節則無敢敵者而忠臣孝子不至於遭害又執之于官殺之則非民之專殺而其讎之子孫不能以復報也

賈氏曰父之讎已下皆是殺人之賊王法所當討即合殺之未殺之間雖以會赦猶當使離鄉辟讎此經略言其不言者皆以服約之○愚案唐虞之法宥過無大康誥亦曰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調人所言謂過而殺人耳然過者在所赦而於人有父凡君臣之讎不可同處傷孝子順孫之心故使之辟非謂凡傷殺者皆然趙商問春秋之義子不復讎非子臣不討賊非臣楚勝之徒猶言鄭

人在此讎不遠矣不可以見讎而不討子夏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孔子曰寢苫枕干不仕不與共天下遇之市朝不反兵而鬬天下尚不反兵海內何為和之○項氏曰父母之讎不與共戴天凡四海之遠雖有至孝之心不能往矣故辟之海外兄弟之讎不反兵然千里之外足矣從父兄弟之讎不同國同國則必報君與父同師長與兄弟同主友從兄弟同○史氏曰海外遠矣千里之外次之不同國又次之親踈

之義豈無等差

黄氏曰殺人者罪不至死非其子弟之心故為辟讎之法上之人行法原情故過誤殺傷許和解至於子弟之心豈能忘故又使相避而後其難可和不然各奮私義怨讎滋多民不和矣○鄭景望曰子弟之心視其父兄見殺見傷而從末減也則有所不能忍聖人又忍其情使殺人之父兄者辟之遠方異地以伸夫為子弟之情弗辟則論其違令之罪而拘置之于

其地於過誤而弛重辟之施緣人情而立避讎之法

苟在四海之内在千里之内與之同國而不報焉非

臣子也故得而報之者臣子之志獲伸而在海外在

千里之外在異國雖不得報亦足以慰其志矣此調

人之官所以謂之和難也

王氏詳說曰復讎之人本為父兄子弟設交遊師長

主友之家則何預於外人哉賈氏以無子為言得之

矣

凡殺人有反殺者使邦國交讎之

賈氏曰既殺一人其有子弟復殺之恐後與已為敵而害已故鄭云欲除害弱敵其殺人者或逃向鄰國所之之國得則讎之也○史氏曰殺人者死王已殺之仇家復思報焉與邦國共棄之○鄭鍔曰此蓋有司以法殺人有敢讎而殺之者其所殺者雖有司之身原其意乃不服國家之法宜天下所不容

凡殺人而義者不同國令勿讎讎之則死

劉氏曰殺人而合於義為隱謀禍惡之未發而能先

事殺之朝士曰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是也遷其子孫使居異國○鄭鍔曰此蓋當刑而逃竄不獲官許人捕者也人有捕之格鬬致死雖曰兩下相殺然殺之合義故令辟而之他彼人之父兄子弟皆勿得而讐之讐之則是殺奉命之人烏可不死哉○史氏曰宜殺者勿使讐異國而處息其怨心若有讐者是不知上之法禁殺之可也○項氏曰殺人而義則彼必不義也然猶使之不同國先王不忍使人臣子與殺其君父者同處然既義而不同國則不可讐矣讐之必死以伸義也

愚按曲禮曰父之讐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讐不反

兵交游之讎不同國檀弓子夏問孔子居父母昆弟之讎意亦類此然後知復讎一事其重如此周官調人之職乃使其父兄師長之讎皆有所辟然則禮經豈教人殺人調人豈縱惡容姦者乎蓋禮記所言主為復讎之人言周禮所言主為人讎之人設且調人之和難乃過殺人者耳非過殺人者自許以復讎也又曰凡殺人而義者不同國令勿讎讎之則死謂如為衆殺之得其宜則不當讎故

亦勿讎朝士曰凡殺仇讎者書于士殺之無罪此仇讎謂所當殺者然後書于士無罪不書是有過也如此則調人之職甚明其所和者在於過而其所不讎者在於義使謂之縱惡也瞽瞍殺人臯陶為士則執之法之所在雖天子不得庇其父豈有人君立法又汲汲於和其難哉吾以是知調其過與義者乃所以順其情也故公羊子曰父不當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此是為子之道此雖

論有司之事與調人之職語異而意同其讎之可復與不可復亦視其當殺與不可殺耳唐玄宗時殿中御史楊萬頃殺張審素二子手殺萬頃繫表於斧言父冤狀議者多言當宥玄宗下勑曰國家設法期於止殺各伸為子之志誰非徇孝之人展轉相求何有紀極遂杖殺之使其父果有冤死烏得行一切之意至憲宗時韓愈因梁悅事作復讎狀以為據禮經則義不同天考法令則殺人者死

禮法二事皆王政之大端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旨是觀其當誅則用調人交讎之義觀其不當誅則用調人復讎之説

凡有鬬怒者成之不可成者則書之先動者誅之

鄭康成曰鬬怒辨訟者也○史氏曰鬬怒平之則不至於爭不受平者為籍以紀使其不可以再犯先動者誅則雖有怒者不敢先發以麗于罪此皆息怨息

訟之要術也○王昭禹曰好勇鬬狠將亡其身以及其親必有以成之使彼此各無虧焉茍其不可成亦强梁而不可教者也故必書以誌其事茍又先動所謂怙終賊刑則必誅之

陳及之曰胡五峰曰昔先王盛時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天下風動無一不得其所令行禁止天下無寃民令司徒之屬有調人者掌諧和萬民之難有辟讎之法有交讎之令有成鬬怒之書此下陵上替政令不行之明驗周公經世之典顧如是哉嗚呼周公之法令豈特為當時計哉為當時計則成王之為君周召

之為臣其百執事有司皆賢大夫也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固不當有如調人者可也若以周公身致太平此等官不必置是相率為苟安之計一日周公死後人無所倚仗矣且司市之法曰國君過市則刑人赦夫人過市則罰一幕世子過市則罰一帟夫設罰以禁過市者為其燕遊無度也以成王之君夫人世子豈至於燕遊無度哉設法以防之為後世也凡此等可以類推○鄭鍔曰調人之法不以復讎為重乃許

以辟免戰國遂有借交報仇以成閭里之俠如郭解之徒皆報私怨儒者之論復讎如韓愈柳宗元紛紛不一調人之法果可行於後世乎

媒氏下士二人史二人徒十人

鄭康成曰媒之言謀也謀合異類使和成者今齊人名麴麩曰媒

賈氏曰媒氏在此者集名云配儷男女取地道生息故也

薛氏曰人之至情室家子孫之望無以繫縻其志則為善之心有不可得而固於是有媒人焉掌萬民之判而合之故凡男女之無夫家者上之人實為之制禮而會合之使夫内有室家保守之安下有子孫長久之望則教可得而致矣

掌萬民之判

鄭鍔曰魯哀娶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陳司敗譏其不知禮蓋婚姻合二姓之好當辨氏別族有百世而

不可通者周人立媒氏之官慮萬民之愚不知其別乃為之掌其判使男女者知其別然後可以通婚鄭康成以謂判者半得耦為合主合其半成夫婦也余以為判別也謂男女之別知其族類之所由別則無同姓為婚之失也○史氏曰曲禮曰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交不親故日月以告君齋戒以告鬼神為酒食以召鄉黨朋友以厚別也蓋有判則有合

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焉

呂氏曰成名者案內則子生三月之末男角女羈以見

於父父名之宰書曰某年某月某日某生而藏之宰告閭史閭史書為二其一藏諸閭府其一獻諸州史州史獻諸州伯州伯藏諸州府其制詳密如此戰國以來不復重民之生此制廢闕久矣○史氏曰若春秋桓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是也○鄭鍔曰男女始生三月父名之際必記於版則知其二十三十可以嫁娶之時矣

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

鄭康成曰二三者天地相承覆之數也易曰參天兩地而倚數焉○賈氏曰王肅曰家語哀公問孔子曰男子十六精通女子十四而化是則可

以生民矣聞禮男三十而有室女二十而有夫豈不晚哉孔子曰夫禮言其極亦不是過男子二十而冠有為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許嫁有適人之道於此以往則自婚矣然則三十之男二十之女中春之月者所謂言其極法耳

李氏曰婚姻之禮要在及時國無鰥民則桃夭之詠作喪其配耦則有狐之刺興彼室家而繫之以王者之風為人主者不可不察孟子對齊宣曰内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誠哉是言也人主知好色而不知下無室家知逞欲而不知

下有怨曠其可乎天地不合萬物不生有夫有婦然後為家上得以養父母下得以育子孫生民之本於是乎在故設官主判合之禮

凡娶判妻入子者皆書之

鄭鍔曰娶妻者若媒氏書之而判妻入子亦書之者蓋判之為言分别而去也民有夫妻反目至於仳離已判而去書之於版記其離合之由也入者不宜入者也已無嗣子或入同宗之子以為嗣如今世之立

嗣入其所不宜入苟不記之則他日之婚姻無別矣司農以入子為嫁女康成謂媵姪娣不聘之者甚失入子之義矣○鄭景望曰後世之法不許收養異姓子孫與此意同蓋慮同姓為婚亂人理也然法存而入子者未嘗書于官嫁娶者無官以司其判則姓雖異而實同禮雖備而人理實亂者有矣先王所深惡也

中春之月令會男女

鄭康成曰中春陰陽交以成昏禮順天時也○王氏詳說曰王子雍執孫卿之言以為霜降逆女冰泮殺

止遂别家語以為説曰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

又曰冬合男女且疑仲春之月遂非婚姻之期曾不

謂詩之所言大率以春為正如曰有女懷春如曰春

日遲遲女心傷悲如曰倉庚于飛熠燿其羽皆以春

為正

於是時也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

鄭鍔曰或謂是時令會男女之當嫁娶者使得以及

時則奔者宜禁反不禁之鄭康成以謂重天時權許

之是否余以為康成一語之謬傷敗風教至今牢不可破可勝嘆哉周人立法之本意言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與今律文言若之若同若之為言及也謂不禁男女之奔及無故不用令者俱有罰耳奈何以為重天時權許之耶○陳君舉曰奔者不禁不當行而行也無故不用令宜成禮而不成禮也故當皆有罰○史氏曰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婚禮之當也當中春之月而是禮有不備者皆謂之奔奔者不禁聽其殺禮而成婚也内則曰聘曰妻奔曰妾先王重聘禮故有是説其實皆由媒氏而合可謂之淫奔乎國有凶荒家遇喪禍必待備禮男女失時矣此謂之故無故而不備禮其罰也宜矣

○鄭景望曰罰者罰其父母兄弟尸婚嫁之責也

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

鄭康成曰司猶察也無夫家謂男女之鰥寡者

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

鄭康成曰純實緇字納幣用緇婦人陰也凡於娶禮必用其類○王氏曰婚姻欲致一故用純色之帛五兩十端也必言兩者欲得其配合之名十者象五行十日相成也○王氏曰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五兩則以天地合數為之士大夫乃以玄纁束

帛天子加以穀圭諸侯加以大璋雜記曰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然則每端二丈○鄭鍔曰記言男女無幣不交不親昬禮必用幣幣以將厚意亦禮之所寓也純帛五兩富者無過乎此貧者亦可以及焉禮之中制也然娶妻入幣而嫁子亦入幣者葢嫁女則彼當入幣入入於女家

禁遷葬者與嫁殤者

鄭康成曰遷葬謂生時非夫婦死既葬遷之使相從

殤十九以下未嫁而死者生不以禮相接死而合之亦是亂人倫也○史氏曰男女生為夫婦死則同穴遷葬者謂以死者求婦嫁殤者謂以死者求夫不經之甚以此坊民後世猶有蒼舒而合葬者○王昭禹曰婚姻所以合二姓之好天地之義受命則于祖親迎則于庭三月而後廟見未廟見而死猶不遷于祖祔于皇姑歸葬于女氏之黨以示其未成婦殤而死者乃妄為嫁娶豈禮之意乎

凡男女之陰訟聽之于勝國之社其附于刑者歸之于

士

鄭鍔曰男女陰訟言不可道也豈可宣露於人哉勝國之社國亡則社存奄其上棧其下不受霜露之氣陰閉無所通陰訟聽於此隱而不露儒者相傳云召伯聽男女之訟於甘棠之下余嘗笑其不考行露甘棠二詩甘棠美召伯之教明于南國而行露乃聽訟詩耳召伯若於甘棠之下聽男女之訟聞周公勝國之社之說寧不愧耶

王氏曰社陰故於兹聽陰訟神所在也明當敬而不

褻

鄭康成曰不在赦宥者直歸士而刑之不復以聽士

司寇之屬

司市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

府四人史八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薛平仲曰夫婦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其次則財利之

所交先王既為之設媒氏以遂人之大欲矣而就利

之心容可不致其規畫哉方其致民而交易人情固

易諱也非有位尊權重者以鎮之則情偽紛紛殆有不可得而遏者故司市必以下大夫為之長而質人之質其成廛人之斂其布亦各士為之其大綱固已舉矣而猶慮夫情偽之不勝窮而耳目之不足以盡防也彼其市肆之間固有深知其情偽而足以為耳目之用者於是自胥師至肆長夫皆居之廛次而詰於市道者必使司市辟之故精於伺察者則以為胥師善於物價者則以為賈師司虣以禁鬬囂司稽以

執盜賊胥以襲其不正肆長以平其名實凡市治之所當曲防者莫不各庀其司焉彼其徒既樂於上之用矣其有梗於廛市者曾不得苟容於其間則雖使五尺之童入市而莫之或欺矣及其市治之可行也其所謂商賈者能無淹沮之憂乎所謂齊民者能無倉卒之須乎於其後也則有泉府之官以廛人之征布而制斂散之權焉用以濟市政之窮四民之相須者於是有定志矣

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

劉氏曰治謂正萬民交易之法○賈氏曰即下文云大治小治教謂使三市信義不欺○賈氏曰即下文以次敘分地之等謂教之處置貨物也政謂平百物輕重之價○賈氏曰即下文政令禁物靡等刑謂制盜賊姦偽之民○賈氏曰即下文以刑罰禁虣量謂執五量以定穀米之平度謂謹五度以定布帛之制○賈氏曰即下文量度成賈者禁謂壞法亂俗之物不價於市令謂宣教立政之事必憲於民○賈氏曰即下文賈民禁偽是也八事者司市之大經○王昭禹

曰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使之懋遷有無阜通貨賄者莫大於市茍無官以司之則智詐愚勇暴怯攘奪誕謾決性命之情以爭無所不至矣先王由是設官以司之治以理之教以化之政以正之刑以制之以量多寡則有量以度長短則有度止使勿為則有禁敕使為之則有令治教者本政刑者末量度者所以輔治教之器禁令者所以輔政刑之具八者既立防制曲備雖有智者不能逞其姦雖有勇者不敢肆

其暴

鄭景望曰攷有司治市之法乃善俗之政也天下之亂積於人心之趨利利之所聚莫甚於廛市於此致詳焉是亦所以正人心而遏亂源也養之必有以教之利之必有以防之細大畢舉無有偏枯罅漏之處斯其為王政歟

以次敘分地而經市

鄭鍔曰治市雖有上八者之法將以經理之使井井

有條則又當有九法

鄭康成曰次謂吏所治舍思次介次也若今市亭然

敘肆行戶剛反列也○王昭禹曰敘所謂各於其地之敘是也○劉執中曰謂司市二十有八人各以其所居之次為序分其地掌其肆○鄭康成曰經界也○賈氏曰經界其市使各有處所不相雜亂

以陳肆辨物而平市

鄭康成曰陳列也○王昭禹曰物所聚當陳之使買

者易見辨之而使不雜則貨賄各以類聚無混淆之患此市所以平也

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

鄭司農曰靡侈靡也○王昭禹曰物之侈靡易以豉反售受又反民將貴異物而賤用物故以政令禁之則物無異尚人無異好市適於均而無不平之患矣

以商賈音古阜貨而行布

鄭康成曰通物曰商居賣物曰賈阜盛也○鄭司農

曰布謂泉也

王昭禹曰貨資商賈而後阜布資貨物而後行蓋布者所以權百物而通之貨苟不阜則布無所通故必以商賈阜貨而行之

以量度成賈音嫁而徵儥音育

鄭康成曰徵召也○史氏曰儥買也○賈氏曰儥字貴儥鄭注貴賣之亦望文為義也　招誘也　所訓不定下文

○王昭禹曰量以量多少度以度長短既以度量而平之則物價之高下既定然後可

以召儥儥賣也

以質劑子隨反結信而止訟

愚案質劑見小宰

史氏曰質以人證劑以書約信要立則市無爭訟矣

○鄭鍔曰空言無信負則不償訟乃不止為之長質短劑結為一定之約有信不欺則爭訟可止矣

以賈民禁僞而除詐

鄭康成曰賈民胥師賈師之屬○鄭鍔曰以僞飾貨民被其欺則詐不可除用賈民以為市胥知物情僞

則詐可除矣

以刑罰禁虣而去盜

鄭康成曰刑罰憲何扑○項氏曰以強害人謂之虣非其有而取之謂之盜○王昭禹曰利之所在強梁者或不能無虣貪汙者或不能無盜不懲之以威則不能禁而去之故大則以刑小則以罰

以泉府同貨而斂賖

鄭康成曰同共也○王昭禹曰凡市之不售與貨之

滯於民用者則以其價買之此所以斂之也物楬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各從其抵而予之此所以賒之也斂之則民無賤價之患賒予之則民無貴買之患如此則開闔斂散出於一人盈虛有無通乎上下豈非與民同其貨乎

大市日昃音則而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為主夕市夕時而市販方萬反夫販婦為主

鄭康成曰日昃昳中也市雜聚之處言主者謂其多

者也○鄭司農曰百族百姓也○賈氏曰百族或在城内或在城外容其來往故於日昃以後主之言百族為主則兼有商賈販夫販婦商賈為主則兼有百族販夫販婦販夫販婦為主則兼有百族商賈

鄭鍔曰百族殆市之豪族大姓以財雄之人歟商賈阜通不過視其財之多寡豪族大姓獨饒於財盡合商賈之財貨而有之於日昃之時繼商賈之後靡物不聚則其市大於商賈矣言於朝市之前謂其市之

為甚大○王昭禹曰自朝至于日中為商賈交易之市百族乃百官族姓非專市利則宜避商賈故大市日昃而市百族為主販夫販婦所得纖微至夕而罷故夕為主○王昭禹曰販夫販婦朝貨夕賣衣食於日力其販也以日之餘力故夕市夕時而市

凡市入則胥執鞭度守門市之羣吏平肆展成奠賈音定上時掌反旌于思次以令市市師涖焉而聽大治大訟胥師賈師涖于介次而聽小治小訟

鄭鍔曰先儒之説謂市在一院之内則宜有門市者以時入門市胥執鞭度以守之市之羣吏上旌以令

之市師是時入于思次也○鄭司農曰市中候樓○鄭康成曰若市亭胥師賈師入于介次○鄭康成曰市亭之屬別小者也○黄氏曰序官胥師賈師皆二十肆則一人介次其治舍也有訟則聽之所謂平旦側肩而入者敢冒法慢吏而罔市利哉鞭度者無刃之殳繫鞘于上則為鞭因其長刻尺寸則為度爭門者則執鞭以威之爭長短者則執度以齊之物一而用二叉因以禁戢焉羣吏則自胥師以下各平其列肆使有分界而不爭展省其貨之成否使中度而不罔利○王氏曰器中度布帛精

(粗中數木中伐鳥獸魚鱉中殺此所謂成也)肆定物成乃奠價之高下而揭析羽之旌於思次以令市使人望而知其當市也利之所在皆有貪得之心上旌之次其名曰思使之見利而思義耳市師○(鄭康成曰市師司市也)涖此所以聽大治大訟則亦宜先致思歟若夫胥師賈師雖市小吏而小治小訟亦於介次而聽之言介則知思之為大言思則知介者思之次也市師聽治訟之大胥師賈師聽其小豈非大事從其長小事則專達歟

凡萬民之期于市者辟布者量度者刑戮者各於其地之敘

王昭禹曰期于市者謂有賣買要約于市也○賈氏曰凡萬民之期于市者有此已下三事

黄氏曰辟法也布泉也四方之布雜至必於是攷法非法不用賈誼曰錢法不立鄭曰攷實諸泉入其意當如是○王氏詳說曰辟若宰夫之所謂失財用物辟名之辟同謂名存而實亡也○王昭禹曰辟布者謂犯法所罰之布

黄氏曰度量者官為之式揭以示民使凡為斗斛丈尺者取法於此也鄭言若今處斗斛及丈尺恐亦以此〇賈氏曰謂斗斛處置於米粟之肆丈尺處置於絹帛之肆

賈氏曰敘則諸物行肆之所〇王昭禹曰敘則前所謂以次敘分地而經市者也〇劉執中曰辟布者犯罪于司市所謂出布者以馬得罪則立之于馬肆以量得罪則立之於粟米之肆以度得罪則立之於布帛之肆其刑戮而尸於市皆亦有常也不失其敘者所以令衆而懲其惡

凡得貨賄六畜者亦如之三日而舉之

鄭康成曰得遺物者亦使置其地貨於貨之肆馬於

馬之肆則主求之易也三日而無識認者舉没入官凡治市之貨賄六畜珍異亡者使有利者使阜害者使亡靡者使微

鄭鍔曰貨賄之為用六畜之為養珍異之為玩懋遷其有無難資於商賈作法以低昂實本公上○鄭司農曰亡者使有無此物則開利其道使之有○鄭康成曰利利於民謂物實厚者害害於民謂物行苦者使有使阜起其賈徵之使亡使微抑其賈卻之侈靡

細好使富民好奢微之而已○王昭禹曰物之靡者特賤以却之使微而已

○李景齊曰先王因物之盈虚善否適時而為之低昂不惟使之有無相通亦習俗所係不可不正

凡通貨賄以璽節出入之

黄氏曰璽節掌於司關貨出入皆司關受之入達于市出達于其所至此市政也故見於司市職貨之出内必有司關之關節王之司市邦國之司市不自為出内鄭言非也○王昭禹曰貨賄用璽節以防其欺

出自市達於門關入自門關達于市

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

鄭鍔曰凶荒札喪之際民方困阨苟市有征則物貴而民重困故市無征當是時民困於財錢不乏則民蘇故宜鑄作布泉也周景王時鑄大錢單穆公曰古者天降災戾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救民卒鑄大錢以勸農贍不足百姓蒙利焉然則凶荒札喪而作布乃救患之一術○陳及之曰市既無征則物聚多

物多則錢重錢重則物反輕非所以便商賈也作布則物雖多而錢不重商賈獲其利則來者多矣

凡市偽飾之禁在民者十有二在商者十有二在賈者十有二在工者十有二

鄭鍔曰市者姦偽淵藪利之所在有禁以禁之則不敢為有刑以刑之則不敢犯。禁莫先於偽飾蓋姦人欺民以罔利眩偽以為真能禁其偽飾則人不受其欺矣○王昭禹曰王制曰有圭璧金璋不粥於市命

服命車不粥於市宗廟之器不粥於市戎器不粥於市犧牲不粥於市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兵車不中度不粥於市布帛精粗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姦色亂正色不粥於市錦文珠玉成器不粥於市衣服飲食不粥於市五穀不時果實未熟不粥於市木不中伐不粥於市禽獸魚鱉不中殺不粥於市

周官司市所謂在民在商在賈在工者十有二乃此類也凡此之類其數有二十四在工不得作在民不

得畜在商不得資在賈不得粥別而言之故各有十二蓋圭璧一金璋二命服三命車四宗廟之器五戎器六用器七兵車八姦色九錦文十珠十一玉十二凡此在工不得作也犧牲一布二帛三衣服四飲五食六五穀七果實八木九禽十獸十一魚鱉十二凡此在民不得畜者也商則資此而通之者也賈則因此而粥之者也故分而言之亦皆十有二○劉執中曰僞飾之禁十有二而四民共當其罰刑無敢犯之

者所以立制度而厚風俗也○陳君舉曰豈惟慮民之欺亦不使之廢業以作無用之物人廢業則本不厚矣物無用則國不實矣

市刑小刑憲罰中刑徇罰大刑扑罰其附于刑者歸于士

鄭鍔曰司寇五刑如國刑如野刑之類而無市刑今有三等之刑又有歸于士之刑者蓋衆之所聚不可以常刑治而爭利於市以犯有司者皆姦民之雄少

縱不治則市不肅俟其已甚斷於士師則無及故隨其犯之輕重而用三等之刑非五刑之刑小刑已決罰必表憲其所犯之由中刑則行而徇路使人見其鞭笞之狀大刑不決罰於官府徃就其地扑以示之使其知司市而不可犯也三刑之外有犯五刑者則歸于士師司市不敢專司徒於萬民不服教而有獄訟者媒氏男女之陰訟與此皆言附于刑者歸于士葢謂用五刑而已

國君過市則刑人赦夫人過市罰一幕世子過市罰一

帟命夫過市罰一蓋命婦過市罰一帷

鄭康成曰謂諸侯及夫人世子過其國之市大夫內

子過其都之市市者人之所交利而行刑之處君子

無故不游觀焉若游觀則施惠以為説國君則赦其

刑人夫人世子命夫命婦而使之出罰異尊卑也○鄭

鍔曰不言天子公卿乃言國君以下過市之事者蓋

侯國遠去王畿無所畏憚則游觀易縱所宜防也○

陳君舉曰自國君過市刑人赦以下先王所以禁其

過市者蓋此等宜在朝不宜在市正所以別市朝分

貴賤定士農工商之業 ○劉迎曰先王之立法防人欲於未然之前不待其已然而禁之夫市者不特利之所在天下奇技淫巧之物聚焉一或過市則所見異於前奇靡淫侈之物得以蕩其心而變所守於內矣故以赦市之刑人愧之所以制其心於未然而不敢為過市之舉也至於夫人世子命夫命婦皆不期而驕侈者故罰其帷幕帟蓋正所以責其無以自蔽而見淫侈之物也國君而下尚然況天子何求而不獲者乎○

王氏曰過市非所以明遠利也市人犯刑以利而已

國君近利則市人何誅焉故國君過市則刑人赦所

謂刑人亦憲徇扑三者而已幕也帟也蓋也皆庇下

之物為上近利則無以庇下矣○黄氏曰匿王與后

而不見以為攷禮正德必不當有此

凡會同師役市司帥賈師而從治其市政掌其賣價之

事

鄭康成曰市司司市○賈氏曰市司帥而從以其知

物賈者也

闕氏曰所謂市者非特國市而已遺人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則所以待賔客會同師役之事量人營軍之壘舍量其市朝州涂軍社之所里則道路之與軍社亦有市矣有市則有責債之事而當時未嘗有外市之官特以國市總之惟會同師役之時則市師帥賈師而從之是以國市之官而分任其事○王昭禹曰如此則師衆所聚無賤儥貴買以傷民財之患矣

周禮訂義卷二十三